



书探

福楼拜的鹦鹉是什么颜色

冯雪梅

福楼拜的名字散落在书页的各处 我数了一下 在巴恩斯谈论大师画作的艺术评论集《另眼看艺术》里 它至少出现了37次。福楼拜画画吗 应该是 可他拒绝给自己的小说画插图。

能确定的是巴恩斯喜欢福楼拜。如果评论集里不时闪现作家的身影还不算确凿证据的话 那本小说《福楼拜的鹦鹉》就是最好的致敬。

作家的记忆不一定靠得住。福楼拜在回答泰纳有关艺术想象的一系列问题时说 脑子里勾勒出来的场景细节 不一定全要写进小说里。比如 他想象过《包法利夫人》的药剂师奥梅 得过天花 脸上留下了淡淡的斑点 。可他忘了 这句话 最终还是出现在小说里。

不止这些 好些话都被巴恩斯记着 我觉得他好像就拿着个小本本等着 随时准备记录在案。比如这个例子：他告诉龚古尔兄弟 他写小说时 情节不那么重要 他更想做的 是表现一种颜色 一个色调。因此 对于他来说 《萨朗波》是一种紫色 而《包法利夫人》 我想做的是 就是表现一种灰色 土鳖虫生活中的那种朽色。

巴恩斯还会告诉你 福楼拜唯一由衷欣赏的当代画家是莫罗 然而 欣赏莫罗的是写《萨朗波》的福楼拜 不是写《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在所剩无几的作家故居 有一座单层的凉亭 那是作家夏日的隐居处。凉亭外面 有一排长笛形状的树桩 它们挖自迦太基 以纪念《萨朗波》的作者。

巴恩斯是《牛津汉语词典》的编撰者之一 考据论证的功夫了得 小说、评论里驾轻就熟。可能正因此 他才写了《福楼拜的鹦鹉》 认真仔细地考证福楼拜幼时生活过的主宫医院和故居里的两只鹦鹉 哪一只才是作家从博物馆借来 创作《一颗质朴的心》时放在了案头 名叫 露露 的小说主人公的宠物。露露让作家心烦意乱 它在那儿嘲弄了三个星期 惹得作者十分恼火。此前 福楼拜至少与鹦



视觉中国供图

鹉家族的成员有过4次重要的相遇 一只可能诱发作家写出佳作 并且进入小说中 有着深刻寓意的鹦鹉 无论如何都是重要的。可它的寓意究竟是什么？孤独者的陪伴 还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中的一位？

顺便说一句 福楼拜最宠爱的外甥女就叫露露。不过 《一颗质朴的心》是献给乔治 桑的。我动手写这部作品 完全是为了她 只想使她高兴。这部作品我写中途她就去世了。这样连同我们所有的梦都烟消云散了。然而 女作家却指责福楼拜：你制造凄凉 而我制造慰藉。

这些都还是小事。随后 你将看到福楼拜 年表的三个版本 在进一步的寻找中 各种各样的谜题将扑面而来。为什么会这样 哪个是真的 嘿嘿 别问我 自己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有点懵 我也一样。同时 充满好奇。巴恩斯就是这样 你得细嚼慢咽 还得有些耐心 足够聪明 看得懂那些小机关。想迅速浏览一个故事 不可能。

剧透一个小秘密：尽管主宫医院的看门人和凉亭的守护者都认为他们的鹦鹉才是 露露 但其实 鹦鹉不是2只 也不是3只 而是50只 小说的一开始是不是就有所暗示？ 《金银岛》的作者斯蒂文森去世时 他那有生意头脑的苏格兰奶妈就开始悄悄地出头发 她称这些头发是40年前从作家头上剪下来的。崇拜者、探索者还有研究者 一共买了足以填满一只沙发的头发。

你可能会笑。可我们在寻找过去的真相 过去又是什么呢 是周末舞会上有人搞恶作剧 放进来的那头涂满了油脂的小猪？小猪尖叫着在大家的腿脚间

冯骥才：书房是作家不设防的写作场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要进冯骥才的书房 得先经过一个走廊 阳光从书房的窗户照进来 在走廊里留下黑白的剪影。这些特别的剪影印在冯骥才的心里 每天去书房 就像要

先经过一个只展水墨的画廊。40多年前 冯骥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义和拳》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他投入到文化遗产的抢救中 2018年 他以《漩渦里》和《单筒望远镜》重回读者的视野 最近 他又续写了几位俗世奇人 还第一次写了作家之于读者最神秘的地方 书房。

世上有无数令人神往的地方 对于作家 最最神之所往之处 还是自己的书房 异常独特的物质空间与纯粹自我的心灵天地 冯骥才喜欢每天走进书房那一瞬间的感觉 他总会想起哈姆雷特的那句话：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 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

中青报 中青网 你的书房是什么样子的？冯骥才：有很多人误认为作家的书房一定是充满屋子的书 整整齐齐像图书馆一样。实际上 作家的书房是杂乱不堪的 我的书和艺术品就完全混在一起 我家保姆帮我收拾房子 我要求她一张纸都不能动 所有纸都是杂乱的 但我知道我需要的那张纸能在哪一堆里找到。

中青报 中青网 你在年轻时候想要一间书房吗？冯骥才：年轻时候生活很困难 书房是奢望。（上世纪70年代刚开始写作的时候 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 只有十几平方米。地震时候整个塌掉了 我又重新把它盖起来。房子里有一张桌子 全家人都在那桌上吃饭 吃完收走 我才能在上面写东西和画画 所以 书房亦卧房 书桌也餐桌 菜香混墨香。孩子做功课还轮不上这张桌子 只能在旁边弄一块板子 人坐在板凳上。）

当时住4楼 屋子有一扇北窗 冬天很冷 我得拿纸把所有窗缝都糊死 再挡一块板子。然后 我又用一些木条做了一个书架 把书都立在架子上。我拍过一张照片 当时穿着一件很旧的衣服 胳膊肘处还打了一个补丁 身后全是书 就是站在这个书架前拍的 照片现在还留着。那是我幻想中的书房 但其实就是我的卧室、客厅 兼书房、画室。直到（上世纪）80年代 生活慢慢改善 才有了书房。

中青报 中青网：在书房写作和在其他地方写作 感觉有什么不同？

冯骥才：这就跟你睡觉一样 你在家睡觉和在旅馆当然不一样 你在家睡觉就是踏实 家是最不设防的地方 你不需要任何戒备。作家不可能每天创作 他还要生活。在家写作 就和生活融为一体 想吃就吃 想睡就睡 很自然。

作家的书房 是作家不设防的地方 因为你的一切想象、思想在书房里都是赤裸裸的 都要真诚地表达出来 读者不需要看一个虚假的字。同时 书房又是作家向外射子弹的战场 是安顿自己心灵的地方 是诗情画意的地方。

几乎所有作家都在家里写作 当然也有例外。上世纪80年代初有过一个短暂的时期 各个出版社、杂志社 逼稿逼得特别紧 最后没有办法 把作家拉到宾馆开一个房间 关几个月 写出一部作品。那时候有人认为 作家已经变成 精神贵族 了 称我们是 宾馆作家 实际上就是因为当时家里没书房 干扰太多 不断有人找你 在家写不了长的东西。

中青报 中青网 如果书房不得不 不断舍弃 去掉一些东西 你会把什么留到最后？冯骥才：现在凡是留在我书房里的东西 90%以上都是不会扔掉的。作家是看重细节的人 书房里的细节也许正是自己人生的细节。当我认真去面对这些细节时 一定会重新认识生活和认识自己。

我在《书房·世界》里写的那些小东西 拆信刀、皮烟盒、姥姥的花瓶、花笺、笔筒 留在书房的都是比较有意义的东西 在我心里有很重的分量。比如我母亲的照片 今年她103岁了 她年轻时候的照片 就会永远放在我书房里 还有我和我爱人交朋友时候的照片 二十九岁 第一次她背跟我合影时拍的一张照片。

实际上我大量的最有价值、最珍贵的东西 都放在学校（天津大学）的博物馆了。我很喜欢艺术品 古代的、西方的 搜集的书也非常多 大概有10万册书放在学校的图书馆。我在我的学院（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建了一个图书馆 这些书将来都是要送给学生们看的。我在学院立了一条规矩 捐给图书馆的书 不能用公款买 必须纯粹是我搜集购买的。

但有一些书我是不会拿到图书馆的 小时候 年轻时候 一开始读书时候 特别有人生意义和纪念意义的书 我都留下来了 从这些书里 能看到我阅读的足迹。我想任何一个作家的书架上 都有他们潜在的阅读史。

中青报 中青网：你都去哪些地方买书？冯骥才：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城市要有旧书市场》。在一个城市里 买新书要去书店 找旧书要去旧



受访者供图



受访者供图

书市场。对于一个爱书的人 旧书市场充满太多的乐趣 有很强的魅力。年轻时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是天津劝业场与天祥商场 结合部 那地方是新华书店的旧书部 架上桌上堆满旧书 但是线装书、洋装书以及各类不同内容的书都分得清清楚楚。

我的很多书都和旧书市场有关 现在市场没有了 挺遗憾的。我现在每天要看半小时的孔夫子旧书网 看到有好书 就托年轻的朋友帮我买。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 普鲁士的一个画家曾经到天津来画了一些版画 1864年出版成书。当时天津还没有租界 也没有照片 这本书能让我看到天津早期的景象 我马上联系海外的朋友 去帮我淘这本书。

中青报 中青网：你去过别人家的书房吗 喜欢谁家的书房？

冯骥才：我进过不少作家的书房 从冰心、孙犁到贾平凹 我相信那里的一切都是作家性格的外化 或者是作家的化身。

上世纪80年代 我经常去孙犁先生家玩 也在天津。他屋子里基本没什么装饰品 特别干净、清静、平和 和他的文章一样。

孙犁先生书房的桌上放了一个天青色的瓷缸子 纤尘不染 装着清水 放着十几颗雨花石 不同颜色、不同图案。他的脚下永远有一摞纸 别人给他寄杂志的信封 他绝对不会随便撕掉。都是拿裁纸刀裁开 反过来叠起来放脚边 给人寄书时候包书用。这种整齐、勤俭、有序 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这跟人的精神、气质、文风是一致的。

我到世界上很多国家去 最喜欢看两个地方 一个是博物馆 一个是作家的故居 往往还保持着原生态。托尔斯泰在波良纳和莫斯科的两个故居 在他去世后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国家。你现在进去 仿佛可以看到作家人生所有的信息 找到大量在书里找不到的细节。

还是爱玛 包法利的眼睛？一位女批评家指责福楼拜连爱玛眼睛的颜色都弄不清 一会儿说深黑色 一会儿儿说棕色 一会儿儿说蓝色。但据说 她的原型的眼睛颜色就是变幻不定 随着光线变成绿、灰、蓝。

还有那只至关重要 作为 福楼拜式的诡异风格的一个完美而有控制的典范 的鹦鹉 又是什么颜色？它被放在一个小小的壁橱里 亮绿羽毛 得意洋洋的眼神 侧着头像是在询问。亮绿 对。另一只蹲在高高的食品厨顶端的鹦鹉 同样是亮绿色。不过 这可能并非真的露露 阳光照亮了房间里的那个角落 使鹦鹉的羽毛黄得更加鲜明了。瞧 就是这样 字里行间暗藏玄机 你可得看仔细了。

作家寻找的不是鹦鹉 而是福楼拜生平及作品的一系列谜题。福楼拜是谁 现代主义小说之父 浪漫主义的屠夫 普鲁斯特的先驱 从早期的英俊少年变成大腹便便的光头 当心智宣告过早的衰老时 肌体便尽量相伴而行 因为梅毒 喜爱杂技演员 身材高大的女人（比如乔治 桑） 怪异的东西 跳舞的熊 他想买一幅熊的画像挂在屋里 题名为 屠斯塔夫 福楼拜的肖像 我要坚持做一只熊 守在我的洞穴里 我要静静地生活 远离资产阶级。

在巴恩斯看来 那些传记都是不可靠的 正如历史是不可靠的一样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读读那本《10 1/2章世界史》。当拖网装满的时候 传记就把它拉上来 进行分类 该扔回大海的就扔回大海 该储存的就储存 把鱼切成块进行出售。但是想想那些他没有捕获上来的东西 没有捕获到的东西往往多得多。

你还想寻找真相吗 或者 那些遗物中掩藏的真实 还要纠结于哪一个福楼拜才是真的 爱玛的眼睛到底是什么颜色 福楼拜的鹦鹉站在高处 斜着眼对你冷笑 你在故事的丛林里跋涉 作家的影子在陈年旧事里越来越模糊。

那么 我们还能相信什么 巴恩斯回答：相信艺术 而不是艺术家 相信故事 而不是讲故事的人。艺术总是记得 艺术家则会遗忘。

捕捞生活

织

任冠青

很久以前 偶然听过鲁迅先生的《秋夜》的梗。在他家后院 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可是他却一定要不厌其烦地说明：一株是枣树 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当时 从未认真读过原文的我 太不慎重地将其视为一个笑话：也许此举可以让先生多得半个大洋吧。

宅家一月有余 虽然有看弗吉尼亚 伍尔夫所谓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可整日守着这一亩三分地 能够 移步换景 的空间也实在有限。好在我的房间有一组大大的玻璃窗 窗外又未被其他高楼遮挡 而是一片奢侈的、大片的空地。每天坐到书桌前 向左侧一撇头 总能望到几只喜鹊报早 麻雀叽叽喳喳地低头觅食。运气好的时候 还会有猫咪打架的场景闯入镜头。在出门是例外 宅家是常态 的生活状态下 竟意外浅尝到一些 万物并作 吾以观其复 的感觉。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 当我第二十几次撇头的时候 发现窗前空地上竟然伫立着两株树。其实 它们一直在那里 早已长得枝干遒劲 可是我却从未注意过它们 也根本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树。在庸常中奔波的人 是很难静下心来发现这些细节的。那一刻 我终于理解：那个秋夜 鲁迅先生若非一株一株去描绘枣树 必铺垫不出如此孤寂廖远的意境。

原来栖栖遑遑的日子里 我对周边景致几乎视若无睹。每次看简 奥斯汀等人巨细靡遗描写的乡野美景时 我的脑神经也放弃挣扎 识趣地帮忙跳过。可是 两株枣树 的故事 让我开始为这种无动于衷感到懊悔。周遭的事物本是有乾坤 而我的不在意却让它白白拂手而过了。

王安忆在谈及小说创作时 曾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面对同一段经历 有人捕捞生活的网眼特别小 所以怎么都捞得起东西 有人网眼却极其稀疏 于是好的东西都漏掉了。痛定思痛后 我决定捡起编织网眼的麻线 好好打捞一番。

当然 初出茅庐的捕捞者一窍不通 自然要向先贤学习渔猎之道。这两天 我重新翻开鲁迅先生的作品 试着从 一花一世界 的角度去观摩。这才发现 先生手中的简直是经纶重重的织锦 缜密至极 连一只小虫也别想钻过。《春末闲谈》中 他就由 细腰蜂衔青虫而走 这件再小不过的事情入手 细致入微地剖析其中机理。当然 醉翁之意并不在酒。由自然之理起始 引出的是对历史和人文的反思。期间逐渐放大、纵横捭阖的张力 都从小小的身边之物说起。

《论雷峰塔的倒掉》中 鲁迅先生也展现出了细针密缕的深厚功力。先将这些吃先 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 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 取出 翻转 使里面面向外 只要不破 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 有头脸 身子 是坐着的。写这些 绝不是普及食蟹方法。因为那其中不是别人 倒像是躲起来的海狗。看到这里 我禁不住感叹：就是再吃一百次螃蟹 也不拘于注意不到这些。从前 总觉得鲁迅先生是个不拘小节的斗士 没想到他竟如此心细如发。如此 格物致知 的方式 让人感到通达畅快。而这一切 都有赖于对周遭事物的灵感通力。

说到通感力 当然还数诗最为上。前两天翻书 读到 何如尊薄 日往烟萝 一句 惊讶作者寥寥数语就能勾勒出一番情境。于是 司空图的这本《二十四诗品》 又成为我改善审美迟钝的利器。这本小书 总结了 雄浑 冲淡 纤秣 等二十四诗品 每一品又用六句至简的诗性语言阐述。虽然这看起来是本 无用 之书 可是每天两三品的抄诵 却能让我暂时忘掉当下的不安 甚至能将思绪拉得很远 体会到小时候再摇头晃脑背诗都感受不到的意境。比如 高古 一品中 虚伫神索 脱然畦封 的分析 解答了我多年来对李白大诗人的境界迷思。原来他之所以能写出 遥见仙人彩云里 手把芙蓉朝玉京 的妙句 绝不仅是因为手中的金樽清酒 而是由于他整个世界观的超脱豁达。也只有心怀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他才能写出 且就洞庭除月色 将船买酒白云边 的句。

而循着每日读些诗品的最新仪式感 我的生活捕捞网渐渐收紧了 偶尔还能从日常事物中体会到诗兴的机妙。有一天 天气很好 像是到了春天 我压实口罩、拉好手套、绷紧神经 全副武装地出门采购。路上一阵和煦的风吹过来 突然使我想起抄写过的那句 犹之惠风 在苒在衣。所谓春风的冲和淡荡之美 也让我当时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在那个此前穿行过千百遍的小路上 是这本小书让我体会到了寻常生活的诗性与美。

宅家时期 每个人待在大大小小的房间里 其实像极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随着与外界通讯的信号渐次减弱 我们反倒有了细细观察周遭事物的机缘。当生活的画幅被问题的玻璃窗框定后 过去那视觉无睹、无暇深究的问题自然会被放大 我们的感知力也会渐渐由钝感走向敏锐。将捕捞生活的网眼织密缝紧 纵然不能像李安一样 老僧坐定 也应该能感受到焦虑之外的一份安定。待疫情结束 社会回归正常时 我们的 织锦 必然能从生活中捕捞出更多珠贝。

是谁传下这行业 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宗城

是谁传下这行业 黄昏里挂起一盏灯。这是借鉴了郑愁予在《野店》中留下的诗句：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在豆瓣书店里 这句话写在左侧后方的一个绿色板子上。

最近一次去豆瓣书店 是在今年元旦后。当时有朋友来五道口 我就带他四处逛了逛 每次朋友来 都会带他们去两个地方 一个是绰号 书店扫地僧的万圣书园 一个就是路对面的豆瓣书店。

豆瓣书店是淘二手书、打折扣的好去处 在那里 我购买了《帕索里尼传》（上下册）、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6本书 大部分在网上看不到 而豆瓣书店有。6本书加起来 只花了168元人民币 在今天纸价上涨、书价动辄过50元的环境下 去豆瓣书店买书更加划算。

五道口附近高校云集 人流量大。有众多大学的

地方 也往往少不了书店。在众多书店里 豆瓣书店显得颇为小巧 它在蓝旗营丁字路口东南 倘若在马路对面 你也许还看不出 过了天桥 再往前走几步路 见到竖着的牌面 你才知道 原来它在这里。

自从几年前第一次去豆瓣书店 它在我心里便留下了印记 当时我详细描述了与其邂逅的场景和印象。比如豆瓣书店有不少写在墙壁上、板子上或纸条里的话 还有和书 有关的照片。只要留心书架和墙壁 你就会发现。打开那扇轻轻的门 就在眼前 是一张 照片 记录了西尔维娅 碧治、阿德里安娜 莫尼耶和詹姆斯 乔伊斯在莎士比亚书店的瞬间。莎士比亚书店诞生于一战后 以出售英文书籍为主 西尔维娅 碧治是书店的主人。这家书店因二战关闭。如今的莎士比亚书店其实并非最初那家 它所在的地方是BUCHERIE街37号 原本是一座修道院 后来被美国商人惠特曼把它改造成一家书店 经碧治的允许 更名为莎士比亚书店。它被誉为 世界上最美的书店 之一 也是巴黎的文化地标。

在这张照片的右手边的书架 店主写着 带塑封的书都可拆 拆开不买 亦无妨。下面就是林徽因著名的诗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一句爱的赞颂》 与之相对的 在左手边的青灰色书架上 贴着特拉克尔的《黄昏之歌》。这是豆瓣书店 诗意 它会让你来到这里的客人多逗留片刻。

和很多书店一样 豆瓣书店架子上的书会分门别类排放 比如哲学、法律、历史、文学等 但有的地方是不同门类的旧书一同放。书店里有专门的位置安放诗集 比如顾城、王家新、芒克等 还有一处陈列着不少品相颇好的电影创作谈和导演传记 仿佛赴一场电影大师的盛宴。

豆瓣书店并不宽敞。在这里转悠 如果你背着一个笨重的书包 转身都得注意。但书店虽小 藏书也有两万册以上 而且这里的书多是旧书和打折书 在别人往往见不着。据说 这些书来自出版社的库存书店和书店的退书 店主低价买进 打折卖出。这样看来 豆瓣书店也算是小众读者和专业学者的福利之地。